



《凝視死亡：另一个文艺复兴》

作者：秋鹭子

出版社：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22年10月

美人、英雄、圣贤、天选之子；恶人、凶手、复仇者……无论是谁，都逃不过“终有一死”的命运。人类对死亡的恐惧、反抗、接受和迷恋，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最神秘、深刻的话题，也是无数艺术作品的母题。在《凝視死亡》中，秋鹭子将以众多亡者汇聚出“另一个文艺复兴”。

秋鹭子是刘晨的笔名。刘晨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，新雅书院通识课《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》任课教师。本书脱胎于刘晨老师为新雅书院开设的《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》通识课程。该课程自2017年起开设，深受学生欢迎，获得清华大学2020年度精品课程荣誉称号。

与骷髅共舞

▶ 刘晨

这是一部描写“死亡”的书，它的十二个“专题”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“死亡”的年轮。但是，“死亡”在这里失去了它的黑暗和沉重，变成了黎明时分明暗交界处最瑰丽清晰的形式感。

曾经有一个美丽富饶的佛罗伦萨，它的鼎盛期恰好跟但丁的人生重合。与但丁同时代的编年史家维拉尼（Giovanni Villani）用一串醒目的数字记录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文明：参差数千户人家，十万人，一万个爱读书的儿童，一千个钻研数学的学生，五百位精通文法和修辞的才子，六百名律师，两百间羊毛作坊，八十家银行，五十七个教区，三十家种类不同的医院……当然，那里也有天灾人祸。阿诺河水泛滥，冲毁两岸的房舍。城邦总是起内讧，黑党白党争战不休，诗人遭流放。可每到黄昏，落日返照在青山上，从圣米尼亚托教堂的晚祷声中走出来，眺望那一片浸在玫瑰霞光里的城池，人们仍



托马斯·科尔（Thomas Cole），从圣米尼亚托看佛罗伦萨，布面油画，1937年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

会情不自禁地感叹，再也没有比这儿更好的故乡。那时候波提切利和米开朗琪罗尚未出世，洗礼堂还在等待它的“天堂之门”，城市天际线也不见大教堂穹顶的轮廓。那是十四世纪早期的佛罗伦萨。在薄伽丘眼中，它是意大利最美的城市。所有关于文艺复兴的故事，都至少得从这里讲起。

但十四世纪是寒冷的。《神曲》中惊心动魄的地狱之旅，就始于这个世纪的转折点。魔王卢奇菲罗（即撒旦）统治着第九层地狱的冰湖，那里是极寒之地，也是但丁从托勒密天文体系中推想出的宇宙中心。十四世纪孕育了第一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，也见证了欧洲自中世纪以来最沉重的灾难。且不说教会分裂，农民起义，战乱频仍，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，也早已在那时登场。十世纪中叶起，北大西洋区域曾出现“中世纪温暖期”，但那种温煦的气候很不正常。物极必反，从一三一五年春天开始，大半个欧洲都浸在了冷雨中。洪水将低地国家变成一片汪洋；庄稼颗粒无收，粮食价格暴涨，农民吃不起面包。大饥荒为持续了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长划上一个彻底的句号。最致命的是十四世纪中叶爆发的那场瘟疫，也就是后人所说的“黑死病”。它夺去了整个意大利至少一半人的生命。在佛罗伦萨，疫情从一三四八年三月一直持续到七月。维拉尼说，每五人中就有三人死去；当地的大主教估算死亡人数达六万。那之后很久，人们提起这场大流行病，仍叫它“佛罗伦萨的瘟疫”。

薄伽丘记录了佛罗伦萨的至暗时刻。他哀叹，瘟疫之前，谁都不会想到城中有这么居民，一座座漂亮的宅子人丁兴旺，如今十室九空，连佣人都死绝了。对于生活在十四世纪中叶的佛罗伦萨人来说，死神成了最亲密的陪伴，末日近在咫尺。人与死亡朝夕相处，才想明白活着的事情。在精神方面，对上帝的信仰仍然有效，但如何安顿苟存的肉身，却是逼到眼前的具体问题。善于自我管理的人选择避世隐居，假装将死亡关在门外，守着寂寞的光阴自娱自乐；胆子大的纵欲狂欢，胡作非为。乡下人跟城里人一样过一日算一日，田园荒芜，牲畜到处乱跑。苍天无情，人也变得狠心，夫妻彼此嫌弃，就连父母都不愿照顾儿女。这时出现一个叫“瘟疫医生”的职业，他们多半是江湖郎中，很少能把病

人治好，主要职责是记录每天的新增病例。尽管如此，瘟疫医生千金难求，善终的就更少，要么染病而死，要么下落不明。能照顾病人的只剩下不怕死的男仆。薄伽丘在《十日谈》的楔子里提到一个前所未闻的现象：佛罗伦萨的淑女不论出身多么高贵，一旦得病，都顾不上体面和禁忌，想方设法、不惜重金雇一名男仆，也不管他是丑是俊，是老是少，就让他像贴身丫鬟一样伺候自己。痊愈的女子经过这场事，都不再像从前那样贞洁。这算幸运的。毕竟佣人稀缺，更多的病人还是死了。

《十日谈》有寓言、传奇、野史或轶闻共百篇。如薄伽丘所言，这个故事集本来是写给深锁春闺的太太小姐们消愁解闷的。可他偏要在好故事之前“喋喋不休”地讲瘟疫肆虐、哀鸿遍野的惨状，说得他自己也觉得厌烦，就是为了让读这些故事的人明白，欢乐必以哀愁为前路。他称读者为旅行者，将这悲惨的开头比作旅途中荒凉险峻的大山，翻过山才是鸟语花香的平原。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。荒山与平原可以是两重天，但它们属于同一场旅行。就像晚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。正是薄伽丘所经历的那个至暗时刻，将这两个看似迥然不同的时代紧紧地系在了一起。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十四世纪，就是“危机”和“死亡”。当然，任何时代都会留下两者的踪迹，但对薄伽丘的世纪而言，它们是无所不在的现实。

黑死病的阴影下，意大利人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改变。对死亡的熟悉让思想者更关注人在现世的生活，而不是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来世。与此同时，灾难也催生了一股新的宗教热忱，为意大利的宗教艺术赋予了强大的能量。死亡还给艺术家提供了新的灵感，从托斯卡纳到西西里都出现了以“死神胜利”为主题的壁画。最有名的一件在西西里的巴勒莫（绘于十五世纪中叶，作者不详），有六米见方，构图考究，笔触微妙，像放大几十倍而不失精确的细密画。画中人物仿佛从《十日谈》里走出来的，齐聚在一



老彼得·勃鲁盖尔，《死神胜利》，木板油画，117×162厘米，约1562年，马德里，普拉多美术馆

个阴翳的花园里，一匹瘦骨嶙峋的马飞跨正中，马背上的死神拉弓放箭，刚射中一名青年，其他如君侯、骑士、诗人和少女纷纷中箭躺下，死相各异，有一脸痛苦的，也有平静安详的，还有的身首异处；右边几个锦帽貂裘的贵族还在拨弄琴弦，左边一队穷人战战兢兢，徒然地哀求死神手下留情，当中一位却忽然转过头来，与你四目相对。

进入十五世纪，另一种诡异的骷髅画又从法国向欧洲东北一带蔓延开来。它有一个阴森的名字：死亡之舞（法语：Danse macabre；德语：Totentanz），经常出现在罗曼或哥特教堂的墙壁上。“死亡之舞”比天使报喜和耶稣降生的图像还要“生动”：有时骷髅们自己开派对，张牙舞爪，凌空起舞。有时它们扮成上帝的信使，把亡者一个个从坟墓中掏出来，等候末日审判。更多的时候，它们牵着活人的手，排成一溜跳集体舞。活人一律艳妆华服，头上顶着中世纪特有的造型奇异的帽子，跟白森森的骷髅们间隔开，节奏分明，步伐一致，滑稽而又怪诞，倒不觉得恐怖。队伍中有教皇和帝王，妇女和小孩，也有三教九流，大家不分贵贱，情同一家，



伯恩特·诺克，《死亡之舞》，约1463年，吕贝克圣马利亚教堂“亡者小礼拜堂”壁画（已毁）的设计图稿

像过节一样。那份优雅和从容令人想起马术中的盛装舞步，只是欣赏这表演的人心里得明白，舞到尽头，必然会出现一座敞开的坟墓。基督徒们看到小耶稣在母亲膝上玩耍的样子，自然要感动；看到圣母哀悼基督，也会面露戚容；但只有当他们看到跳舞的骷髅时才会想起，世间一切终归尘土。

“死亡之舞”本质上是个寓言。十六世纪二十年代，宗教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德国画家小荷尔拜因（Hans Holbein the Younger）设计了一套图画，以讽刺笔法重新演绎了这个寓言。一位木版雕刻大师把其中的四十一幅做成了木版画。用“精美”来形容这种主题的艺术，也许有些错位，但它们的确是鬼斧神工之作。一五三八年，法国里昂的一家出版社把这套作品印刷成书（原名：Les simulachres et histories faces de la mort），发行后大受欢迎，到十六世纪结束时，正版和盗版加起来已有一百来个版本。每幅画下面配有拉丁语的《圣经》经文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视其为参悟死亡的宝书，而俗人也可以把它当成好看的连环画收藏。小荷尔拜因笔下，象征死亡的骷髅就像专搞恶作剧



桑德罗·波提切利（Thomas Cole），纳斯塔吉奥·德利·奥内斯蒂的故事，木板蛋彩画，84×142厘米，1482-1483年，普拉多博物馆

的顽童，装扮成各种形象骚扰全人类，不分高低贵贱，男女老少，就连最虔诚的信徒也不放过。它往往在你最享受生活和最专注于工作的时候出现，效果有如当头棒喝。比如其中一幅画里，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正在犁他的田，这骷髅忽然跑过来，举着鞭子赶起了牲口，牲口受惊狂奔，眼看要把农民拖死，可怜他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连口面包还没吃上！再看底下赫然写着上帝将亚当逐出伊甸园时说的话：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；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”（《旧约·创世记》第三章：19）一五四九年的意大利版本还加上一句骷髅的黑色幽默：“你想休息吗？那就高高兴兴跟我来啊。”还有比这更让人一边脊背发冷一边捧腹的连环画吗？

又过了一代，大约一五六二年，老勃鲁盖尔（Peter Bruegel the Elder）融汇北方木刻和意大利壁画两种传统，创作了木板油画《死神胜利》（Triumph of Death）。画中，一队骷髅大军横穿旷野，再次上演死亡的狂欢。这是一个至为魔幻的世界，藏着数不清的秘密，像磁铁一样把人吸进去。它可以无限放大，每一次放大都会照见匪夷所思的细节，每一个细节都能单拿出来讲一个故事，而每一个故事的主角无一例外由骷髅扮演，活人无论多么古怪有趣，在它们跟前都相形见绌。且看左下角：

一个国王马上就要咽气了，还念着荣华富贵，使出最后一丝力气伸手去够他那两大桶金子，这时一个骷髅人赶紧从背后抱住他，并将一只空空的沙漏举到他眼前，好像说：你怎么死到临头还不醒悟？——又是一声当头棒喝。道理谁都明白，可没有哪种修辞比骷髅的形象来得触目惊心。

这些亡灵从中世纪出发，穿过文艺复兴，至今不散。它们不光在画里跳舞，还潜入音乐、文学和电影，人类所发明的任何一种艺术和娱乐里都有它们的影子。十九世纪上半叶，浪漫主义运动极盛时，艺术家们凭着直觉重新打开了中世纪的记忆。柏辽兹在《幻想交响曲》最后一个乐章引用格列高利圣咏“末日经”（Dies irae），旋律有种不可思议的现代感。李斯特来到意大利比萨，看见画在大教堂墓园墙上的《死神胜利》，久久不能忘怀，十年后创作了钢琴曲《死亡之舞》。一八七四年，法国作曲家圣桑给好友写了一首雅俗共赏的交响诗，也叫《死亡之舞》，它让人想起万圣节的传说：死神拉着小提琴召唤骷髅们给他跳舞，一直跳到黎明鸡叫才躺回坟墓，等下一年再聚。到了二十世纪，骷髅舞仍在勋伯格和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伴奏中继续。就在两年前，瑞典摇滚乐队“幽灵”还推出一首极富争议的新歌《死亡之舞》，重金属的嘶吼中，几个世纪前被黑死病夺去生命的亡灵再次复活，彻夜狂欢。

未知死，焉知生。人对死亡的恐惧、反抗、接受和迷恋，大概是晚期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留下的最神秘和最深刻的话题。七百多年来，艺术家们把它演绎成无数种怪诞和绮丽，惊悚和反讽。伯格曼电影《第七封印》里，黑衣骑士经过一个教堂，看到正在创作中的“死亡之舞”壁画，陷入沉思；可他没能唤醒“沉默的上帝”，那盘棋还是输给了死神，暴雨后的阴云下，他和同伴也跳起了死亡之舞。

事实上，人类从未停止与骷髅共舞……